

第五十一回 劉燕玉寄信救親 忠孝王捐仇奏帝

卻說成宗次早臨朝，邢薄官上殿繳旨曰：「臣奉旨往雲南捉劉捷家眷，誰知滿門婢僕知風逃走，只將家眷家產搜捉入庫，擒獲伊妻顧氏，昨日到京，現禁天牢。查得劉捷雲南別無至親，特請旨定奪。」帝曰：「前日已經三法司審定，今顧氏既到，著值日刑部，來月把劉捷滿門至親男女並彭如澤各犯押到法場處決，毋違！」值日刑部官領旨。不一時，駕退回宮。邢薄官即傳武士劊子手來早伺候。

且說崔攀鳳探知聖旨大涼，奔往天宇。劉捷問曰：「賢婿如此慌張，莫非要斬吾們麼？」崔攀鳳悲泣答曰：「果然不好消息。」劉捷曰：「總是一死，寧可早結局，免使延遲。賢婿，勞爾為我等後事。」崔攀鳳流淚曰：「此是小婿份內之事，不須費心。」即辭別出去。劉捷滿門坐以待死，唯有嗟歎而已。俗云：無巧不成話。恰好燕玉亦已到京，按燕玉等船到大澤起岸，劉小姐、江三嫂姊妹母子趕緊上路，是日午後進京。劉燕玉吩咐先租一小客店，行至小客席，安歇行李，小姐曰：「未知家母進京否？只是我等未曾到京，又無相識，無處探訪，奈何？」江進喜曰：「小姐不必憂慮。」急尋到樓寓前，把門人問曰：「江進喜，幸爾不曾被擒，要見我家相公否？」江進喜曰：「正要訪探吾太郡可曾到京否？」把門人曰：「爾尚不知麼？爾家太郡昨午方到，拘禁天牢。早間聖上傳下旨意，來日滿門俱要市曹正法我主人出去備辦棺木衣囊，來日收斂。」江進喜暗喜來的湊巧，辭別緊奔回棧。進房，劉燕玉問曰：「爾這等喘息，莫非正法了？」江進喜曰：「幸喜我們來的不遲不早，正是恰好。」就把前事說明。江三嫂曰：「謝天謝地，如此湊巧，小姐連忙寫書，去見少王，求滿門性命。」江進喜叫店家取來紙筆，劉燕玉用心修書。江三嫂囑進喜曰：「可去餐，免得饑餓。」劉小姐曰：「趁我寫書，急飽餐。」江進喜曰：「老爺滿門性命尚未定著，小的胸脯塞滿，心似油煎，怎麼能吃？」劉燕玉書內稱：前日盡是二家兄作惡，願二家兄與你報怨，只求饒父母滿門，恩同再造，倘不作情刀我亦何顏立於人世，與爾結親，惹萬世唾罵？速把前日香羅還，來早捨命上殿哭奏，願身代父母受刑。天子倘不開恩，觸死金階，以表孝心。不可耽誤。封緘畢，又取前日皇甫少華所贈的詩扇，將它交與江進喜，囑曰：「此書須付忠孝王觀看，切不可使老王知道。老王恨家父害他；拘禁番邦，三年苦楚必定煽熱添炭，更難作情。若見少王，不必過謙，當實情肯否，一言而決。倘不作情，就把詩扇還他，取還香歲。切緊記。」江進喜曰：「知道。」急急門到王府，恰是串牌時候，只見端午門箭俱用擋住；門官軍士俱在兩邊看守，何等森嚴。江進喜尋思，須候相識的通報方得覓少王；只見裡面一個魁梧的家將出巷上燈的時候，火光之下，分明認得正是家將曹信，如今有救了。候他出了端午門，江進喜方從背後附曰：「曹大叔停步，小人有話相商。」曹信停步，回頭一看，卻不認得。江進喜向前作揖曰：「大叔不認得小人麼？」曹信曰：「小人眼慢，果然忘記，恰在哪裡會過？」江進喜曰：「小人名叫江進喜，乃是劉奎璧的家童，前在昆明縣劉府與大叔相會。」曹信方才省悟曰：「原來是江大叔！失敬了。我家老千歲父子時常想念你，待我稟知老王。」江進喜曰：「不必驚動老大王，煩報知少千歲，說小的有話面稟。」曹信曰：「少王往衍親王處吃壽酒，諒即回來，可往內坐候。」江進喜尋思，好不湊巧。只得等候，即同進內，至王府宅門前坐下吃茶。曹信私到後殿來見老王，囊曰：「啟上老千歲，今有劉侯家人江進喜說有要事面稟，現在門前伺候。」老王大喜曰：「可叫他進來。」曹信領命，出見江進喜曰：「我家老王喚爾進去。」江進喜曰：「我只要見少千歲，何必驚動老千歲？大為不便。」曹信曰：「便見老王也是一般。」即在前引路。江進喜隨後進殿，跪下曰：「老千歲，小人叩頭。」老王喜悅，令家將扶起，喚上前問曰：「爾幾時進京？」江進喜曰：「小人同家母、姨母、二小姐午間進京，歇在客店。二小姐令小人前來見少千歲說話，不料驚動老千歲，小人該死，老王疑問曰：「什麼二小姐？」江進喜曰：「就是皇姨劉燕玉，我家的二小姐。」老千歲曰：「聞得燕玉嫁與崔舉人，怎能進京？」江進喜暗想，好事不出門，惡事揚千里，遂答曰：「吾家小姐曹與少千歲訂親，怎肯失節？」便將逃隱萬緣庵，失脫首飾，受尼姑凌辱，並捐集路費到此求乞之事說明。老王驚喜曰：「吾亦曾聞，那嫁崔舉人之女卻是何人？」江進喜曰：「那是梅姑娘代嫁。」遂細把梅雪貞出嫁事說出：「此乃移花接木之計。」老王方服酥枯料事如神，又問日潮承小姐差爾來見吾兒，有何言語？」江進喜再不敢實說，答曰：「小姐只有一封書信，要交少千歲觀看，卻不知甚話？」老王曰：「把書取與孤看。」江進喜不敢不從，只得推辭曰：「老千歲乃尊長，家小姐女流筆跡，怎可稟上長上？寧可交付少千歲為是。」老王心中明白，笑曰：「我知道了，爾小姐恐吾不作情，求吾兒。不知吾若不作情，吾兒能逆吾？可取與孤看，方才定著。」江進喜心思，老王多事，要管少年人事，若不與他，弄壞了事。就把書拿出，家人接上。老王拆開觀看，字跡清秀，言語明白，暗喜媳婦卻有才學又說得激切，令人傷情。乃問曰：「詩扇何在？」江進喜把扇呈上老王認得果是孩兒之物，不覺大喜，問曰：「此書是爾小姐親寫麼？」江進喜曰：「就是方才現寫的。」老王喜曰：「不意媳婦才學，又有如此節烈孝心步爾可速歸回覆，管教滿門開赦。」進喜大喜謝曰：「雖蒙老千歲大德，小的必挨少千歲回書，方敢回去。」老王曰：「既如此，就令家將引去暢飲酒肉。」江進喜曰：「小的早晨至今，腹中實是饑餓。但未見少千歲，全家性命未定著，怎能咽得下喉。」老王曰：「爾好癡呆，孤今保奏赦爾家性命，爾只管去暢飲無疑。」江進喜連忙跪下，連連叩頭曰：「老千歲如此施恩，真是恩同天地。」老王就令曹信引去吃灑，進喜同曹信自去暢飲。

且說老王進入花廳、叫曰：「賢妻，爾舊日思念媳婦，今來了。」太郡忙起身問曰：「莫非孟氏來了麼？」老王曰：「孟氏無蹤跡，多應不在人世。」太郡曰：「既不是孟氏，還有什麼媳婦？」老王曰：「就是那劉捷的次女。」太郡曰：「劉燕玉既嫁舉人，還敢前來？」老王曰：「誰知是移花接木之計策。」即坐下，細把江進喜送書之事說明，並把書送與太郡看過。太郡看書，手舞足蹈，喜曰：「難得我們家門有幸，媳婦如此貞節。」又笑曰：「前日鄙相果然有先見之明。」老王曰：「鄙恩相若非世才能，怎能連中三元，十八歲拜相？我何乃是庸夫，怎能及他見識。」太郡曰：「相公怎樣主意？」老王曰：「媳婦如此節孝，來日極力奏赦，豈能殺其滿門，那樣媳婦有何顏與孩兒結親？」太郡曰：「不知朝廷肯赦否？」老王曰：「必定開赦。」夫妻坐候少王。

且說江進喜吃畢退出，二更後聽得點響，家人報稱少千歲回來。江進喜忙起身到二門內，只見十餘對紗燈引路，少王坐著八擡綠呢轎前來。江進喜叩頭曰：「小的江進喜叩頭。」少王聽不明白，問曰：「前面跪者乃何人？」曹信上前囊曰：「是劉捷的家童江進喜，自上燈後候千歲至今。」少王一聽江進喜，心花俱放，忙落轎向葡扶起曰：「爾是救命恩人，何敢行此大禮。」江進喜大悅：「國丈有救了。」少王到廳上坐下，曰：「吾恐爾母子被擒避京，欲奏請朝廷謫釋，昨日報稱並無爾母子。」命喚劉燕玉、劉小姐、江三嫂、

事？」江進喜仍把前情細說一遍，少王喜從天降，曰：「小姐如此負節，可把書信取來我看。」江進喜曰：「方才被老王強取書信去看。」說過，少王尋思曰：「此乃父母仇人，我想好作情？若不作情，怎肯與我結親？」江進喜見其沉吟，又把老王許其開赦之言陳明。少王曰：「爾在此飲酒，少停我還有話說。」江進喜領命。少王入內，見父母作揖，坐在旁邊。老王問曰：「劉氏差江進喜帶書前來，爾可曾遇見否？」少王曰：「孩兒已遇見江進喜了。」老王即把書付少王看過，少王閱後沉吟不語。老王問曰：「爾主意若何？」少王曰：「兒怎敢專主，只憑父王主張。」老王曰：「媳婦如此賢孝，吾當奉奏朝廷，赦其滿門，只將劉奎璧處死成就良緣。今可寫書回覆，免使憂慮。」

忠孝主即退出，取了白銀一百兩，交付江進喜曰：「我今飛複寫信，爾可回覆小姐，來早我父奏赦便了。此銀帶去使用。」江進喜稱謝回後，入內見弓人坐著伺候。江三嫂埋怨曰：「爾怎此時才回？我們等得心焦。」江進喜就把少王赴飲，見王說話言明。劉燕玉埋怨曰：「你怎去見老王，豈不誤事？」江進喜曰：「若不去見老王，事便欠妥。」就說明前事。三人大喜曰：「難得他滿門慷慨，不念舊惡。」江進喜將銀呈上，劉燕玉曰：「爾未飽餐，如何是好？」江進喜又把請吃酒肉說明。劉燕玉對江進喜曰：「我等今夜不可安寢，坐到四更，爾可到王府催促老王父子進朝保奏，方不誤事。」江進喜曰：「全家性命尚未保定，小人怎得安寢。」

四人言談，直到四更，江進喜起身出門，各處欄杆已刑伺候百官上朝。江進喜直到王府前，只見隨從已點燈燭，伺候上朝。按江進喜去後，老王囑少王早睡。又著奴婢四更便催：「我等上朝，奏赦劉捷全家性命。」此時老王父子梳洗飽餐後，王囑少王曰：「少停爾可竭力奏放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劉捷乃是通番犯，恐帝不准。」老王曰：「帝若不准，待為父相幫，憑著我父子齊心，不怕朝廷不准。」忠孝王帶著劉小姐書信，父子上馬出門。只見江進喜跪在道旁，老王問曰：「爾為何還不回？」嚴江進喜曰：「小人昨夜回報小姐，小姐感恩無涯，恐少千歲失朝，有誤全家性命。」老王曰：「爾小姐如此節孝，孤父子自當留心。爾可回覆小姐，管教滿門恩赦，不須過慮。」江進喜曰：「蒙老千歲恩德，但不知聖意。小的當候實信，方好回報。」老王曰：「難得你盡心。」父子起身，到午門下馬。天時尚早，只有幾員官接入朝房。不多時，文武陸續前來。此早湊巧左相梁鑿、龍圖孟士元宿閣未上朝，式士報鄙相上翰，百官迎入朝房坐下。時天下太平，天氣寒冷，帝緩至天明方坐朝，眾官說了許久閒話，忠孝王心恐朝廷不赦，遂忘記了請鄙相鼎力。及帝臨朝，群醫朝贊畢，值殿官喝曰：「文武分班，鄙相賜坐右邊繡墩，百官分立左右。」值殿官再喝：「文武有事後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」只見忠孝王執勿俯伏金階奏曰：「臣皇甫少華有事啟奏，乞恕死罪，方敢啟奏。」成宗曰：「赦卿無罪，卿只管奏來。」忠孝王奏曰：「臣於四年前隨父在雲南，奉父令同劉奎璧到孟士元家射箭求婚，劉奎璧只中二箭，臣僥倖得中三箭不虛，即日行聘。不料劉奎璧包藏禍心，四月初土請臣游江，夜宿劉園小春庭，是夜劉奎璧往外祖母奔喪，囑附其僕江進喜燒臣。恰幸其妹劉燕玉同乳母江三嫂前來訂親，放臣從後門逃走，前捷報已奏明，毋容再讀。但劉燕玉乃臣救命恩人，今因劉捷正法在即，伊女燕玉進京求赦。」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